



用一本杂志形塑日式生活美学

“怪人”主编花森安治的“编辑部的故事”

白白

花森安治，是日本编辑出版界、生活美学圈曾经的灵魂人物，他个性鲜明，有“银座哥斯拉”“奇男子”的绰号——语言犀利，冷酷无情，独断专行。他对出版人的使命，对杂志、书籍，对日常生活，都有独到的见解。作为杂志主编，他以一丝不苟的匠人之心，事无巨细地参与到杂志的出版中，在他的推动下，《生活手帖》销量一度突破100万册，他因此被称为“改变日本生活的男人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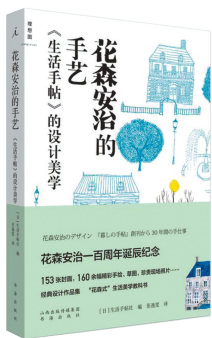
近日，关于花森安治的三本书《编辑部的故事——花森安治与〈生活手帖〉》《改变日本生活的男人——花森安治传》《花森安治的手艺——〈生活手帖〉的设计美学》被引进国内，由山西出版集团正式出版。这也是国内出版界第一次比较系统地介绍这位出版界传说般的人物。

还原花森安治的工作状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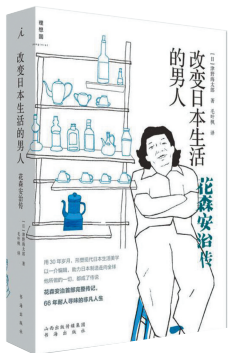
生活手帖社，由花森安治和大桥镇子创办于1948年，其发行的《生活手帖》是日本战后新生活美学的代表刊物。杂志以改善人们的日常生活为立足点，倡导美好的食物、得体的服装、温馨的家庭，销量一度达百万册。《生活手帖》传奇主编花森安治面容粗犷，烫着卷发，毒舌、霸道、严厉、顽固，是个完美主义者和工作狂人。

《编辑部的故事——花森安治与〈生活手帖〉》的作者唐泽平吉，大学毕业后突破重重考验，进入生活手帖社工作，在花森安治手下工作六年。当24岁职场新人相遇61岁传奇主编，唐泽平吉从职场新人的角度，记录了自己眼中的生活手帖社和主编花森安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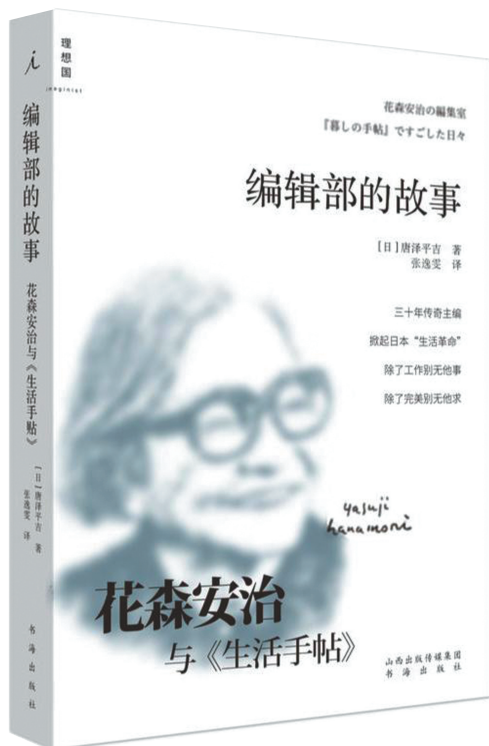
唐泽平吉在书中还原了花森安治的工作状态，再现另类“编辑部的故事”。“四位新人做过自我介绍后，社长的妹妹、编辑部主任大桥芳子女士征询了花森先生的意见：“新人们的座位怎么安排呢？”“用不着安排什么位子。不管是在报社还是出版社，一般的编辑哪有座位。没桌子就不能工作的编辑，本来就不合格。”唐泽平吉被说得哑口无言。这就是花森先生欢迎新部员一贯的方式，再怎么注重形式，这场入社典礼也太凄凉了。



《花森安治的手艺——〈生活手帖〉的设计美学》



《改变日本生活的男人——花森安治传》



《编辑部的故事——花森安治与〈生活手帖〉》

他从战后的废墟中崛起，联合创办生活杂志《生活手帖》，杂志发行70余年，不刊登广告，完全靠内容支撑，致力于改善日本人的普通家庭生活，奠定现代日式生活美学精神基调。他，就是日本编辑出版界、生活美学圈曾经的灵魂人物——花森安治。

一本杂志改变日本人日常生活

一本杂志，30年编辑生涯，153期杂志亲力亲为，100万册销量——花森安治以匠人般的精神，打造出了日本杂志界的奇迹。为测试插座而让真人插拔5000次，为测试面包机而烤43088片面包，为测试灭火方法差点引起火灾……从不登广告，亦不取悦商家，只为消费者鉴别真正好用的物品，一步步树立杂志的口碑，提升“日本制造”的品质。索尼创始人盛田昭夫晚年曾拜访生活手帖社，有感而发：“日本制品能够达到世界一流水平，原因之一就是商品测评”。

《改变日本生活的男人——花森安治传》的作者津野海太郎年轻时曾与花森安治有一面之缘。“翻开现代日本出版史，这样的杂志主编，在花森安治之前不曾出现过，现在也没有，恐怕今后也不会再出现了”。而那一瞬间的记忆，让津野海太郎意识到，花森其实“是和我呼吸着同一个时代空气的、活生生的人”。

一次偶然的相遇，埋下了为花森安治作传的伏笔。津野海太郎亲访花森安治女儿、生活手帖社员工和花森安治生前友人，参考大量文献，勾勒出花森安治完整的人生轨迹，尽可能还原花森安治在不同人生阶段的际遇，揭示一介编辑如何以一本杂志改变日本人战后日常生活故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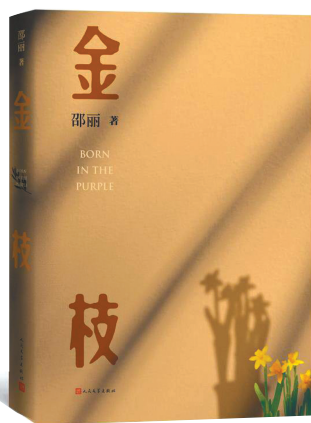
以不懈努力之手创造出美

花森安治担任《生活手帖》主编30年，亲手为每一期杂志制作封面、绘制插画，设计版式，一期不落，用天才般的手艺塑造了《生活手帖》独特的设计美学。花森安治发掘日用之美、手工之美、细节之美，以文字守护生活，用手艺温暖人心。《花森安治的手艺——〈生活手帖〉的设计美学》是生活手帖社精心编撰，花森安治一百周年诞辰纪念版。收录花森生前主编30年制作的全部153张封面，160余幅插画，珍贵工作照片，全面呈现花森安治的独特品味。

在这本书中，跟着生活手帖社首任社长大桥镇子的回忆，读者可以了解到，在花森先生的办公桌上，直尺、三角尺、配色表等，各种文具根据用途归类摆放。每天削那一套铅笔，是大桥镇子的工作之一。在编辑工作差不多结束的时候，花森先生宣布“今天可要画封面了”，便一个人待在小房间里闭门作画。“中途进去察看是绝对不允许的。大家都屏息静静等待。”大桥镇子在书中回忆。

花森先生强调“与生活结合的美才是真正的美”。无论是封面图、插画还是照片，他选用的题材从来都不是什么特别之物，而是近在咫尺的东西。但凡使用的生活用品，他都能从中发现美。他还非常推崇“手艺”培养出的美，“任何时代，美好之物都与金钱和闲暇无关。创造出最美之物的，总是那些经过打磨的感知力，着眼于日常生活的目光，以及不懈努力的双手。”

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
实习生 李昊南



《金枝》

延续家族类型文学创作 小说《金枝》探讨如何做父母

母爱是文学永恒的主题。但其实父爱，也牵扯重大的情感关系，对人的成长轨迹、存在状态深有影响。家庭和个人的命运，挂在时代的航船上。所谓个人的爱恨情仇，其实是夹在时代缝隙里的几代人的挣扎、苦闷和彷徨，以及坚韧不拔地行进。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邵丽新长篇小说《金枝》因关注现实、关注两代人的成长性成长而引人瞩目。

在《金枝》中，“父亲”在时代的洪流中建立了两个家庭，而他和他的子女们几十年却陷入各自的人生和人性困境中。半个多世纪以后，“父亲”从时代的滚滚洪流中悄然落幕。但是他留下的两个家庭，和在这场困局中缠斗不休的妻子和儿女们，却无法走出漫长的阴影。他们好似风光无限，内里却是千疮百孔，一触即溃。父亲的死是消弭伤痛，还是鸿沟难填？父辈们熟悉的模样，他们是如何铺就我们和新一代人性的底色？所讲述的，不仅仅是一家人的故事……

全书分为上下两部分，一部分以自己的成长为主线，站在成年人的视角，审视父亲和自己的关系，是以“孤单”“恐惧”“仇恨”为主要基调的；另一部分是建立在对生活的体察之上的，是体验、记录之后，对中国现代家庭的反思。这一部分建立在爱与自省之上，是作者被生活不断刺痛之后又不断成长和升华的写照。

面对自己的两次婚姻和多个儿女，“父亲”的应对方式是恐惧、冷漠和逃避。这样的父亲形象，我们何其熟悉？在一定的时代，父亲（也包括母亲）所表现出来的冷酷无情，就如同土壤正在遭遇的干旱，龟裂的纹路深深刻印在子女的心头，长年的焦渴化为怨恨，并总能够找到怨恨的出口。而这个出口往往并不是父亲或者母亲本人，而是同样深受其害的另外一个自我——《金枝》所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。

父亲像一棵老树，历

经岁月的沧桑洗礼，呈现出枝繁叶茂的盛景。但谁能知道，一棵树延伸出去的两条根脉，曾经历过怎样的成长？那些盘根错节的忧伤，又曾为两位妻子和各自的儿女留下过多少难以追问的生命谜题？最亲密的父女关系在一场风波之后突然变得冷淡，一直无法忘记这一创伤的女儿在很长时间内不能原谅父亲。女儿用严厉的眼光俯身记忆的万花筒，看到那斑斓的色彩无一不是稍纵即逝，那片刻的深刻则是永恒的铭刻。

自上世纪80年代起，文学圈出现了一批书写家族脉络的作品。比如《红高粱》《白鹿原》等。《金枝》也是这么一部家族视角的小说。人民文学出版社《当代》副社长杨新岚评价说，这种将寻根文学、家族文学的写作延续到作者本人以及下一代身上的写法，目前还没有人尝试过。作者用一种超然的智慧、对人生的把握和领悟，把人世间的痛苦煎熬贯穿了起来。

文学评论家程德培也认为，在《金枝》当中，“我”不仅是叙事者，而且也是叙述的对象。从父亲的女儿到为人父母的周语同才是那个承上启下、夹在中间的人物。将过去从遗忘中拯救出来使我们能够从过去读出现在，呼唤我们身在家庭走入历史。这种被唤醒的意识就像酣睡的特洛伊人群的希腊一样巍然屹立。

身为河南省文联主席、河南省作协主席的邵丽，是中国当代实力派作家。中篇小说《明惠的圣诞》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。在《金枝》这部作品中，作者不仅审父，她的“自审”同样强烈。这种“自审”依然取决于无意识中对父亲的委婉批判——女儿不断用极端的方式伤害着自己的孩子，不过是对父亲的矫枉过正而已。而在延续不断的生活和未来当中，我们如何做父母，依然是个现实问题。

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
实习生 李昊南